

文物走私牵动民族神经
事关国人尊严——

中国人必须说不

文物走私牵动民族神经
事关国人尊严

国家行动

朱昭宾 著

首部揭秘中国地下文物市场及文物走私的长篇小说
拍卖被窃掠的中国文物 是对中国人的二次侮辱

2000年4月 佳士得以818.5万港元拍出圆明园铜猴首 以774.5万港元拍出铜牛首

2009年2月 佳士得将圆明园铜鼠首和铜兔首均以1400万欧元拍出

2009年4月 博桑·勒费福尔拍卖行以168万欧元拍出乾隆年间玉玺

★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

拍卖被窃掠中国文物的行为很不道德

★ 全国政协委员霍震霆

圆明园兽首拍卖是在利用我们的民族感情

★ 影星成龙

法国允许拍卖圆明园文物的行为是可耻的


★ 著名导演冯小刚谈圆明园兽首拍卖

支持给法方实质性痛击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朱昭宾◎著

国家行动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家行动/朱昭宾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 6

ISBN 978-7-80755-655-8

I. 国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2478 号

作 者: 朱昭宾

责任编辑: 李 爽 李 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 - 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 - 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 - 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498 千字

印 张: 27.5
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655-8

定 价: 36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

1

多佛尔海峡。一九九六年。初夏。

大海。浩瀚的大海，波涛万顷。

一艘悬挂着“方便旗”的远洋货轮乘风破浪，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。

黄昏夕照。殷红的落日把湛蓝的海水涂得猩红。

遥远的地平线上，隐约浮现一座城市的轮廓。纵目远望，像是一座岛屿……

北京。一座千年古刹。

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寺。它坐落于北京郊外的一个自然风景区内。它的对面，横亘着一抹犹如浮线的河流；再往前，是茂密的树丛；背后，是逶迤起伏的万里长城。由于风雨的剥蚀，古刹呈现出一派香火凋敝、荒圯颓败的景象。

夜色沉沉。流萤幽幽。屋宇巍峨的千年古刹在黑夜里更显空寂神秘。

这时，一辆轿车沿着森林深处的一条崎岖潮湿的小路无声无息地驶过来，在古刹前停下。

从红外望远镜中可以看到，车门打开后，从车里钻出一个男人。他下车后，踢了踢前后车胎，装作检查车胎是否有气，眼睛却四下张望个不停。他见周围无人，绕到后备箱前，打开后备箱，从里面拎出一只密码箱。

他沿着石径大步朝古刹走去。

“他来了！”距古刹约有百米远的草木丛中，有人低声问道，“处长，动手吧！”

被人称之为处长的是一个三十五六岁，身体修长、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、脸上带有几分书卷气的男子。他叫司徒远，是公安部特别刑侦处的处长。司徒远放下红外望远镜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沉住气！”

说罢，他又举起望远镜。

红外望远镜视野里，下车的男人拎着密码箱走进寺院。

司徒远向身后做了个“行动”的手势。

他身后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跃出草木丛，呈扇形迅捷无声地朝古刹奔袭而去。

英国伦敦。

墨蓝色的大海，天边亮起了一抹晨曦。

悠长的汽笛声中，巨轮在港口内缓缓移动着。成群的海鸥贴着海面低飞……

“雾都”的黎明很静。位于伦敦 Portland Place 的中国驻英使馆上空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

大使馆门前，临街两旁是雅致的墨绿色灌木。此刻，晨雾正浓，路灯尚未熄灭。街上行人稀少。运送邮件的汽车亮着橘黄色的雾灯，从街的另一头缓缓开过来，停在大使馆的门口。

大大小小的邮包从车上卸下。

北京。古刹内。

下车男人穿过大殿，走进大殿后面的另外一座殿堂。这里供奉着十几尊年久失修、漆泥剥落的罗汉。

下车男人来到殿堂尚未站定，身体猛地一震，密码箱失手跌落在地上。

——从千手罗汉背后伸出一支连发猎枪，紧抵他的头颅。

“把手举到脑后去，站在那儿不许动！”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。

下车男人被迫双手抱头，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。

从千手罗汉背后走出一个人。

两人对视一番之后，那人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缺了个口的鼻烟壶递给下车男人，同时“咔嚓”一声撤着了打火机。

微弱的亮光下，下车男人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碎玉片，嵌在了鼻烟壶的缺口上，然后又交给那人。

那人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久，确信这块碎玉片的的确是这只鼻烟壶上的，这才向后招招手。

一个长着四方国字脸、高额深目、轮廓粗犷的中年男子从另一尊罗汉背后闪了出来。

“是陈先生？”中年男子开口问道。

下车男人答：“是！”

“你迟到了！你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晚到了整整四十分钟。”中年男子说。

下车男人说：“很抱歉！我车在半道上抛锚了！”

中年男子看着他问：“怎么就来了你一个人？你老板呢？”

下车男人说：“今年是我老板的本命年。前几天，法门寺的方丈为我老板卜了一卦，说我老板今年偏逢大厄，有‘天狗’‘血刃’两颗凶星飞临命盘，不利远行。否则必有血光之灾。所以，我就一个人来了！”

中年男子略带嘲讽地哈哈笑道：“你老板是生意越做越大，魄力却是越来越小了！和尚的一派胡言，他居然也会相信？！”

下车男子淡淡一笑：“这种东西历来是信则有，不信则……”

下车男子的话被中年男人打断了：“行啦！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！”中年男人向他问道，“你带的东西呢？”

下车男人俯身拾起密码箱：“全在这儿！”

中年男子：“打开看看！”

下车男人打开密码箱，里面是满满的百元现钞。

中年男子从密码箱里随便抽出一沓钱看了看，又扔进箱里。

下车男人盖上密码箱：“钱，你是看过了。你的货呢？”

中年男子用力拍了三下巴掌，从一尊尊的罗汉后面闪出一个人来。

中年男子对那些人下令道：“把货全搬出来，让陈先生开开眼！”

有人掀亮手电筒，其他人搭人梯，将那些罗汉的头全拧了下来——原来罗汉的头全是可以活动的，然后从罗汉的脖颈里抽出一支支步枪。

下车男人近乎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
中年男子瞟了他一眼，得意地说：“警察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把枪藏在这些罗汉的肚子里……”

他话音未落，一人跌跌撞撞地奔入，声音里充满了惊恐，大叫：“……警察来了！……”

手电光熄灭了，殿堂里一片漆黑。

手执双筒猎枪的那人将枪口对准殿堂的大门刚想开火，被下车男人一拳打倒在地。

下车男人夺过猎枪大声喝道：“都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我是警察！”

就在满殿堂的人一惊的瞬间，一颗子弹擦着下车男人的面颊飞过去。

——是中年男子开的枪！

下车男人急速闪身，避至罗汉背后，开枪射击。

这时，司徒远率警察冲了进来。

黑暗中，双方展开了一阵短促而激烈的枪战。他们各自不断变换隐藏的位置，朝着对方射击。在他们的对射中，不少罗汉被击中，漆泥迸裂，一片狼藉。

歹徒的抵抗很快被粉碎了——

中年男子被击毙。

余下的歹徒非伤即降，一一被擒。

司徒远一把抱住下车男人，当胸一拳：“好小子，干得不错！”

下车男人看着被警察押出殿堂的歹徒，感叹地说：“这桩枪支走私案，我们跟了好几个月，总算是一网打尽！”

他俩走出殿堂，来到院子里。至此，我们才算看清了下车男人的真面目。

——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高高的个子、宽宽的肩膀、剪着短短的头发，给人一种英气勃勃的感觉。他叫陈坦，是公安部特别刑侦处的侦查员。

司徒远和陈坦走出古刹。司徒远抬眼望了一下远方。

——夜雾如烟，远山如黛。

英国。伦敦。

雾渐渐地散去了，绚烂的阳光放射出炫目的光芒。

——圣保罗大教堂、伦敦塔、白金汉宫、议会大厦、大英博物馆……一座座标志性建筑物鳞次栉比，高低错落地矗立在泰晤士河两岸。宽广的长街上，车流成河，行人熙攘。

突然间传来一阵由远及近的警笛声，几辆警车穿过繁华的街市，向位于郊外的港口驶去。

北京。琉璃厂古玩市场。

午后的琉璃厂古玩市场，店铺毗连，人群熙攘。

这里万物杂陈，古韵袭人。商周彝鼎、秦砖汉瓦、魏碑唐佛、宋砚元画、明木清瓷、玉器骨雕、田黄鸡血、珠宝钻翠、金石拓片……真贋杂糅，不无尽有。

曲径通幽，在胡同深处，有一座两进的四合院，绿荫环抱，琴箫声声。原来这是一处没挂招牌的茶庄。上房的房檐下对称摆着两口莲花金鱼缸，廊上坐着三五成群闲聊的人们。

个子不高、戴着一副眼镜的邓子衡一个人独坐一桌，悠闲地喝着功夫茶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众人品茗聊天。

茶庄老板，一个穿粗布大襟衣服的中年人把手中的长嘴壶放在茶壶座上，然后走过来坐在邓子衡的桌前。

邓子衡彬彬有礼地开口，却说着清朗的台湾话：“老板亲自斟茶啊？”

茶庄老板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：“您别瞧着以为我这儿锻炼身体呢，我们这里头是有功夫的，请个伙计他还学不会您信不信。我这里的茶都是自家手把手烹制的。”说着拿起桌上的茶叶筒，掀开盖子给邓子衡看。“您这儿泡的乌龙、他们那儿的铁观音都是自己做的茶饼，用的时候把水汽烤出来，再研一道、罗两道，就成了这米粒儿大的茶粒儿。”

茶庄老板又指指身后的台阶上，一个巴掌大小的铜制熏笼正在蒸发着茶香，银亮的研钵和洁白透明的纱线罗放在一边。

“邓先生您从台湾来，应该知道阿里山乌龙茶里头也有这样的做法。”茶庄老板说。

邓子衡点点头，理解地说：“我懂你的意思。祖传几辈的手艺，你把它捡了起来，挣不挣钱先不说，心情一定会好。”

茶庄老板嘿嘿一乐，说：“是这话。”

邓子衡指着正在高谈阔论的那一拨人：“你这里地段不错，聚集了不少玩家。”

茶庄老板：“琉璃厂这一带，要在过去的的确能见到不少奇人，现在都是古董行里的清闲人来坐坐。”

邓子衡探头问道：“这里边有真行家吗？”

“您也好这个？噢——”茶庄老板恍然，“我知道了，如今做老板的都时兴媚雅，繁忙之余陶冶心性。您自己也搞收藏？”

邓子衡摇头一笑，递上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：

台湾国信文化基金董事

仿真工艺品商行总经理

邓子衡

茶庄老板看罢名片才知邓子衡也算得上是古董圈里的人，收起调侃，认真地问：“这古董行里可大了去了，不知您要问哪方面的行家。”

邓子衡抿一口茶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只是随便一问。”

茶庄老板：“那我就随便一说，眼前这些人里就有一位真人，就是那边儿那位老爷子。”

邓子衡顺着老板所指的方向看去，不远处的一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正在争论宋代宣和玉杯的下落。

其中有穿着、长相都一模一样的两个小老头儿，是一对孪生兄弟。

一个用手比画着说：“那宣和玉杯早就没有了，宋代灭亡之后流落民间，后来收藏杯的人怕这个宝贝招祸，把它们——摔了。”

另一个截住话头说：“你这就不对了，宣和玉杯一共三只，到他们家就只有两只，那还有一只呢？”

众人说：“小五你别抢白，让小六把话说完。”

小六说：“你让他显摆，他打小就爱和我较劲。”

众人说：“呵呵，那我们都看着呢，你打小也没让过他啊。”

这群俗人中唯有一位老者与众不同，这人着一身颜色素雅的绸面大襟夹袄，一身静气，显得高深莫测。他对周遭的嘈杂充耳不闻，独自仰面而坐，闭目养神，手指跟着远远飘来的三弦声打着节拍。

茶庄老板：“这个老爷子有个怪癖。别人都爱真品，他偏偏视真品如粪土。他自己从来不收藏古董，也从不替人掌眼鉴定真假，一生不爱真品只好赝品。”

邓子衡心领神会地说：“那一定是位高仿？”

茶庄老板点头：“没错，造赝品的行家。退休以后安享清闲，外面好多人找，从来不接活。”

邓子衡：“老爷子以前是干什么的？”

茶庄老板：“曾经在一家博物馆干过馆长。有一个叫江思瀚的文物专家——圈子里特别有名，您听说过吗？”

邓子衡一听说“江思瀚”，不禁露出惊喜的神色，连忙点头。

茶庄老板：“——就是老爷子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。”

邓子衡不禁又打量了老爷子一眼，端着茶碗暗自思量。

英国伦敦。大英博物馆。

布鲁斯普斯大街上的大英博物馆正门，高大的柱廊和装饰着浮雕的山墙屋顶，是典型的希腊古典建筑式样。在庭园中著名的圆形大阅览室高大的玻璃穹顶之下，

“国际博物馆学年会”正在这里召开。

大英博物馆的学者、耄耋之年的肖恩主持会议。肖恩高鼻、蓝眼、白发苍苍，面目和善而睿智。

肖恩：“下面请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，来自中国的江思瀚先生发言。”

众人鼓掌。

瘦削儒雅的江思瀚微微欠身，面带微笑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各位下午好。我发言的命题是《博物馆建设与全球化趋势》。二十一世纪，博物馆作为一个让人们实现与异国文化的对话、历史时空的对话的空间，在全球化环境中，博物馆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民众了解文化差异，促进人民之间相互理解、合作和和平……”

北京琉璃厂。茶庄。

那对孪生兄弟仍在为宋代宣和玉杯的下落争论不休——

小六面孔涨得通红地说：“宣和杯是三只。宋朝灭亡的时候从宫里流入民间，其中一只就失传了。”

有人附和道：“没错，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。”

这时候又有一人朗朗开言，是邓子衡。“这位先生讲得不错。明代《韵石斋笔谈》里说，宣和玉杯根据其形状得名为‘教子升天’‘八面玲珑’‘单螭作把’，一共三只。‘八面玲珑’杯失传，‘教子升天’杯和‘单螭作把’杯成为明代尚书朱旅溪的传家之宝，朱家后人朱衡痛恨争夺玉杯使得家族之中结成仇怨，就忍痛把这传世的宝贝砸碎了。”

众人听了，先是面面相觑，然后交口称赞：

“出口成章！”

“行家！”

“行家！”

邓子衡一拱手，谦逊地说道：“不敢班门弄斧，与诸位志趣相投，就是为了祝祝雅兴。”

一直闭目养神的老爷子睁开眼睛，略感意外地打量了邓子衡一眼。

2

英国伦敦。大英博物馆。

散会之后，与会者三三两两地走出大厅。

站在门廊下的江思瀚正在打电话：“璇儿，散会了。……好啊，爸爸就等着你来接喽。”

肖恩走过来，向江思瀚招招手。

肖恩：“江，来伦敦两天了，会议日程这么紧，还没有见到你的小公主吧。”

江思瀚：“马上就能见到了。她让我在这儿等她，她开车来接我。”

肖恩：“她买车了？”

江思瀚：“昨天才买的。说是二手车，她花了不到一千英镑。”

肖恩：“一般说来，这个价位上的二手车，毛病会很多。像上坡时经常熄火，换挡费力，还有太耗油。特别是伦敦的街道大都很窄，要她开车小心点。”

江思瀚：“我会转告她的。璇儿在这里，多亏您和家人照顾。非常感谢！”

肖恩摆摆手，正要说什么时，一个工作人员走到肖恩身边，低声说了一句话。

江思瀚见状，忙道：“肖，你有事去忙吧，我一个人在这儿等她就行了！”

肖恩：“那好，我还有事，就不陪你了。后天晚上，如果你能和我们共进晚餐的话，我和我太太将感到十分高兴。”

江思瀚：“又要给你添麻烦……”

肖恩乐呵呵地说：“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按你们中国话说，来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江，说好了！”

江思瀚：“中国还有一句话，叫恭敬不如从命。肖，我接受您的邀请。”

肖恩：“璇儿待会儿就要来了，我就不耽搁你们父女亲热了，免得我这个做爷爷的看了嫉妒。我进去了。再见！”

江思瀚：“再见！”

肖恩离去后不久，娇小玲珑、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朝气的江璇开着一辆红色的跑车来了。

江璇把车停在大英博物馆的门口，没熄火就下了车。她快步跑到江思瀚面前，神情激动，亲热地喊道：“爸爸！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她人已扑入江思瀚的怀中。

江思瀚动容：“璇儿……”

“爸爸……”江璇抱着江思瀚又蹦又跳，撒娇地说，“爸爸，我想死你了！……”

江思瀚充满慈爱地说：“璇儿，爸爸也想你。”

这时，一个门卫走过来，告诉江璇：“小姐，这里不准停车！”

江璇拉着江思瀚的胳膊，说：“爸爸，走！我带你兜风去！”

江思瀚随女儿上了那辆红色跑车。江璇一松手闸，跑车如快箭一般平滑地射了出去。

英国伦敦。海滨大道。

江璇驾着她的那辆红色跑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海滨大道上。海风吹拂着她的长发如乌云般飘扬。

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帆影点点，碧波层层。

坐在江璇身旁的江思瀚收回视线，向江璇问道：“璇儿，你平时去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看书吗？”

江璇摇摇头。

江思瀚继续说道：“那儿可是个读书的好地方！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最迷恋的地方是北大图书馆；而在伦敦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里。在这两个地方看书做学问，是许多人的梦想。萨克雷就说过，无论是谁，到那里一坐，心中都会充满感激和敬畏。”

江璇：“我知道很多学者喜欢去大英博物馆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在那里完成的，对吗？”

江思瀚点点头。

江璇：“不过，爸爸，我可成不了学者，做学者太辛苦了。我学传媒就已经挺辛苦了，每天不是在写论文就是准备演讲。我一有空儿就只想去俱乐部打打太极拳，放松一下。我的学生都很喜欢我。”

江思瀚：“你呀，是没有逼到那个份儿上，爸爸有一个研究敦煌学的好朋友，他在大英博物馆查到很多国内没有的资料，不允许抄写、拍照和复印，怎么办呢？”

江璇：“嗯，那就不用针孔摄像机，偷拍。”

江思瀚：“呵呵，那是不允许的。他就白天坐在那里看，晚上回去凭记忆写出来。”

江璇：“我要是也有一目十行、过目不忘的本事，考试就不用点灯熬油了。”

说话间，数十辆警车迎面呼啸驰过。

江璇吐了一下舌头。江思瀚回头向着警车所驰去的方向望了一眼。

伦敦。多佛尔港口。

桅杆林立，万舸争流。

汽笛声中，远洋货轮慢慢靠上码头。巨大的铁锚拖着铁索从锚孔中滑出，发出鳞鳞声，砰然落水……

一只又一只的集装箱从货轮上源源不断地卸下来……

货柜码头对面，隔着一条宽阔的马路，有一幢高层建筑。

身体魁梧的韦斯特站在这座建筑物的露天大平台上，密切注视着港口内的情况。顺着韦斯特的视线，我们看见起重机正转动着吊臂将其中的几个集装箱吊起来。

一警察走近韦斯特：“警长，查清楚了。”

韦斯特询问地看着那个警察。

警察：“这几只集装箱是从香港上的船，收货方为欧亚基金会。”

韦斯特略略吃惊地道：“欧亚基金会？！”

警察：“是的。欧亚基金会。”

伦敦。海滨大道。

红色跑车沿着海滨大道继续行驶。

江思瀚对江璇说：“你肖恩爷爷后天晚上邀请我俩去他家做客。”

江璇：“太好了！我又能见到南希阿姨和小杰罗了。”

江思瀚：“她不是住在曼彻斯特吗？”

江璇：“她最近搬到伦敦来了。我来英国一年了都没见到她呢。上一次见她，还是她在咱们北大读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上小学呢。不过她的样子我一点也没忘。”

江思瀚：“你妈妈那时候常说，我带过的最有东方气质的留学生就是南希。”

江璇：“嗯，南希阿姨是肖恩爷爷的儿女中最像他的一个。不过她好像不学考古了。”

江思瀚惋惜地说：“是吗？真是太可惜了！”

伦敦。郊外公路。

一辆黑色的“奔驰 650”型轿车在夕阳下远远驶来。车中坐着詹姆斯和他的助手——一个什么地方长得有点异国情调的东方美人林梵。

此刻，坐在后座位上的詹姆斯正在用便携式电脑一张张地看着图片。

——这是一组文物照片。在每幅照片的下方，皆注有器物的名称、尺寸、生产年代和出土日期。

面对一件件精美绝伦、巧夺天工的“文物”，詹姆斯不时发出惊叹：“太美了！真的是太美了！美极了！中国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，从地下随便挖个东西出来都有几千年的历史，都是艺术品！”

林梵：“我虽然没有去过中国，但给我的感觉，中国就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的那座巨大的藏宝窟，我们只要喊上一嗓子芝麻开门，不计其数的宝藏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到我们这里来。”

话音未落，车上的电话响了。

林梵拿起话筒，听了一下之后：“请等一下。”对詹姆斯，“总裁，你的电话。”

詹姆斯接过话筒：“我是詹姆斯……”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，声音也提高了许多，“怎么会这样……”

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林梵回过脸，关切地看了詹姆斯一眼。

詹姆斯自觉很失风度，放慢语气说：“好吧，我先回去。海鸟行动……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！……”他挂断电话，拍了拍司机的肩膀，“掉头！回公司。”

林梵不无诧异地问：“我们不去码头了？”

詹姆斯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警察先生正在码头恭候我们，我们这个时候去码头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”

林梵暗暗吃惊。

汽车在一个街心环岛处兜了一圈，掉头返回原路。

伦敦。多佛尔港口。

暮霭中，几辆运载着集装箱的重型卡车刚刚驶离货柜码头，数十辆闪着警灯的警车仿佛从地下冒出来一样横在重型卡车的前面。几十名警察将卡车团团围住。

韦斯特大步向前，对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喝道：“全都给我下来！”

司机们纷纷下车。

韦斯特：“这是欧亚基金会的货柜？”

其中一人出来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韦斯特：“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还是那人递上提货单：“他们的报关单上写的是工艺品。”

韦斯特围着集装箱转了一圈：“打开看看。”

那人面显为难之色：“这个……”

韦斯特厉声喝道：“打开！”

那人无奈，只得上前去拆开铅封，打开集装箱的大门。集装箱里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只只木箱。

韦斯特对一警察示意：“你上去看看！查仔细了！”

那警察钻进集装箱里，用随身携带的工具撬开一只木箱，里面是一尊青铜器；又撬开一只木箱，里面是一只纹白陶甗。他连续撬开几只木箱，里面全是古玩器物。他从集装箱里伸出头，向韦斯特喊道：“警长，快来看！这里面装的全是古董！”

韦斯特钻进集装箱里，看了一下，跳下车：“所有欧亚基金会的货柜全部打开！给我一箱一箱地查！”

伦敦。克里斯蒂拍卖行。

这是一家享誉世界的艺术品拍卖行。与周围的摩天大楼相比，这家拍卖行的外表虽不巍峨高大，但线条繁复、装饰古雅，显示出典型的斯图亚特时期的建筑风格。

此刻正是华灯初上时分，一个警察从停在克里斯蒂拍卖行对面马路的警车里钻出来。

他穿过熙来攘往的人群，走进灯火辉煌的大厅。

一个穿着一件左边的衣袋上绣着“克里斯蒂”字样外套的男人走过来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，先生？”

警察答：“我是伦敦警察厅的比尔！我找史蒂文·哈丁博士，电话里约好的！”

“我是哈丁。”哈丁说着，向比尔伸出了手，“你好！”

比尔与他握手：“你好！”

“比尔先生，按照你们的要求，我已经把库房给你们腾出来了。”哈丁对比尔说，“你们随时可以存放物品。”

伦敦。多佛尔港口。

暮色渐浓，大雾弥漫。

几盏大灯将货柜码头照得亮如白昼。

韦斯特跨过成堆的包装箱、碎纸条和遍地的古董文物，不时吩咐大家小心轻放。

警察和装卸工人们来回忙碌着。地面堆满了从包装箱里掏出来的各种填充材料，甚至还有几份揉成一团的印着汉字的报纸。有的包装箱上也写着汉字。

两个警察带着两个旅行者模样的年轻人走过来，那俩人不停地说道：

“我们属于正常贸易往来。”

“这是我们的合法财产，你们没有权利扣押。”

“你们没有权利带走我们！”

韦斯特回身看了他们一眼，声沉如铁：“先生们，在你们没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之前，很遗憾，只能委屈你们走一趟。”

3

伦敦。海滨大道。

夜色中传来警车开道的警笛声——

一个由数辆集装箱卡车组成的车队紧随开道警车，沿海滨大道向市区飞驰而来。

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，黑沉沉的海面上波浪起伏，涛声如雷。

车队驶入灯火辉煌的市区，沿车流涌动的西区大街继续前行，最后停在了克里斯蒂拍卖行仓库门口。

韦斯特从开道的警车中走下来。一直守候在此的比尔和哈丁迎上前去。韦斯特在与哈丁·比尔握手之后，指着身后的集装箱卡车对哈丁说：

“这些全是我们警方扣押的走私文物，大部分来自中国，共有四百零三箱七千六百零四件。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！”

哈丁听了，先是吃惊地瞪了一下眼睛，继而说道：“我们已经为你们腾出来了整整两大间库房，这样一来，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地方？”

韦斯特：“是的，请你们想想办法。”

哈丁：“让我看看，你们这批货物的储存期限是——”

“一个月！”韦斯特很肯定地说道，“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了！”

伦敦。詹姆斯寓所。

这是一幢掩映在树丛中的维多利亚式的三层别墅，坐落在依山傍海的半山坡上。透过客厅的落地窗，可以听见隐隐的涛声。显然，大海正在涨潮。

詹姆斯抽着烟斗，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沉思地来回踱步。他的神情显得有些阴郁。

电视里正在播放综艺节目。一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爵士乐。

突然，音乐中断了。BBC的台标闪过之后，一个播音员出现在电视屏幕上。

“现在插播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。昨天下午，警方发动了一场代号为‘海鸟’的突袭行动，在港口破获一起重大文物走私案，这是近年来查获的一起最大的文物走私案。这批文物的价值估计为一亿六千万英镑。”

詹姆斯停止了踱步，双眼盯在了电视屏幕上。

报道继续着——

“据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警官透露，这批文物大部分来自中国。目前警方正在作

进一步调查……”

詹姆斯用遥控器将电视的声音调低，悻悻地拿起电话。

他拨通一个号码，对着话筒只简短地说了一句“三十分钟后，我们在老地方见面”，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他又走到落地窗前，把视线投向了窗外——

夜色沉沉，海水茫茫。唯有海天相接的极限处，隐约可见一线天光……

香港。

高楼林立，车流如潮。维多利亚海湾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，波光粼粼，一片生机。

一家拍卖行门前，人头攒动，喧嚣一片。

一群人正在举行示威游行，要求拍卖行将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夺的珍贵文物归还中国。抗议的声浪此起彼伏。

有人手提扬声器高喊：

“立即归还我国宝！”

“停止拍卖国宝！”

到处都是记者。警察在维持秩序。有几人与警察推推搡搡，试图冲破警察的封锁线……

香港机场。

一架巨型波音宽体客机呼啸着轰然落地。

商周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夏商周步履沉稳地向出口港走来。他三十五六岁，挺拔儒雅、风度翩翩，着一套休闲装，颇有学者风度。跟在夏商周身后的是二十一二岁的陆小勇。

他俩来到出口处，一中年人迎了上去。

中年人：“夏董事长，一路辛苦了！”

夏商周略点了点头：“我们是去酒店还是直接去拍卖会场？”

中年人：“我们还是先去酒店吧！房间我已经为你们预订好了。半岛酒店。”

说话间，他们已来到停车场。

中年人拉开一辆“奔驰”车的后门：“夏董事长，请！”

夏商周一行登上“奔驰”车，“奔驰”车驶出广场。

香港。机场大道。

“奔驰”车沿着机场大道飞快地行驶着。

坐在后车座上的夏商周正用手机与方瑜通话——

“……刚下的飞机。拍卖会的时间可能要推迟到下午……听邵先生说，这两天香港的民众闹腾得很厉害，又是请愿，又是游行的，强烈要求他们取消拍卖会……”

“我估计困难。那些东西早就被他们洗白了身份，成为一件有巨额价值的合法收藏品。任何一位持有者都不会轻易放弃它的……相信今天下午的竞投会有一场恶斗，我是志在必得。”

夏商周说这番话时，神情显得格外坚定。

“好了，不多说了。我回去的时候，要我给你带什么礼物？”夏商周轻轻地笑了一下，“……我就是忘记自己姓什么，也不会忘记礼物一式要买两份，你一份，小琪一份……”

北京。公安部办公楼。

黄昏的夕阳笼罩着位于东长安街上的公安部办公大楼。尽管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，但在特别刑侦处办公室里，仍有几个年纪较轻的人正聚在一台电脑前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。

已经换了便装的陈坦凑到那几个人跟前：“看什么呢，足球？”

有人回答：“网上直播，香港一个拍卖行要拍卖当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掳走的文物。”

电脑屏幕上，拍卖师正在介绍拍卖品：“第 630 号拍卖品，雍正官窑粉彩碧桃过枝大盘。碧桃花神盘是雍正五十寿辰时，内廷为雍正特制的贺礼，原是十二件一套，每件各绘花卉一种，一直收藏在圆明园里。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，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公园惨遭洗劫和焚毁，十二花神盘从此湮没人寰，不知下落。”

陈坦气愤地说：“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找他们算账！”

有人说：“一百多年了，英法联军都灰飞烟灭了，你现在找谁算账去。”

陈坦：“找拍卖行算账，明明知道是中国人的，为什么不还给我们。”

香港。拍卖会现场。

陈列台上的碧桃盘，在灯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。

衣香鬓影。拍卖大厅内有一半是华人，男士衣冠楚楚，女士则色彩缤纷。多数人膝头都摊放着一本拍卖品目录。场内秩序井然。

温文尔雅的拍卖师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，以非常快的语速有条不紊地推动着买家的情绪。

“现在是 600 万。还有没有？”

一个穿中式对襟绸衫的老外轻轻地扬了一下手中的报价牌。

拍卖师报价：“610 万。610 万第一次——”

走廊上的一位外国女士举起了手中的报价牌。

拍卖师：“620 万。”

电话里的两个买家都做了表示，之后报价上升到 680 万。

拍卖师：“26 号，680 万。”

陆小勇在夏商周的示意下也举起了手中的报价牌。

拍卖师：“79号，750万。好，这位先生750万。750万第一次，750万第二次。”
穿中式对襟绸衫的老外又扬了一下手中的报价牌。

拍卖师：“12号，800万。有人出800万，谁出850万？”

价格在几个买家之间迅速地扶摇直上。到了1600万的时候，就只剩下那个穿对襟的老外、走廊上的女士、一个带着女士出席的穿西装的外国人、夏商周和一位通过电话竞买的人了，到1800万时走廊上的女士也退出了。

场内的空气紧张起来，人群中浮起一阵阵窃窃私语声，偶尔有一两个人退场，但是留下的人情绪都兴奋起来。

拍卖师：“1800万，还有加价的吗？”

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终于对着拍卖师摇了摇头。

穿西装的外国人伸手抓了抓头皮。

拍卖师不确定他是否要加价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1800万，还有加价的没有？”

穿西装的外国人知道自己的手势引起了误会，耸了耸肩，有些尴尬地轻声说：“我退出了。”

旁边的一群外国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。

笑声中，穿对襟衣服的老外又将手中的标牌举了起来。

拍卖师朗声报价：“1850万！1850万第一次，1850万第二次……”

这时轮到夏商周。夏商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既未退场也未举牌跟上。

全场一片静寂，所有人都看着夏商周，包括夏商周的对手。

夏商周很肯定地向陆小勇点点头。

陆小勇再次举起了手中的标牌。

拍卖师：“79号，1900万！1900万第一次，1900万第二次，1900万第三次。”

穿对襟衣服的老外微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砰”，拍卖师手中的小木槌往下一落，高声宣布：“79号1900万成交。”

陆小勇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，大喊：“我们胜利了！”

场上响起一片掌声。记者们一拥而上，镁光灯在夏商周和陆小勇的脸上和身上不断地闪烁。

夏商周神情隐现激动，说：“这件珍贵文物原本就属于我们中国，今天终于完璧归赵。我们决定把它捐赠给故宫博物院。”

场上又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喝彩声。

北京。公安部办公楼。

司徒远履声囊囊地走进办公室。

陈坦回过头来说：“处长，我正等你呢！跟我去俱乐部学跆拳道吧。你这样每天一下班就回家，个人问题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。”

司徒远指着陈坦，佯怒道：“你小子，敢这样和你的处长说话，我看你是不想进步了！”